

臥病夢出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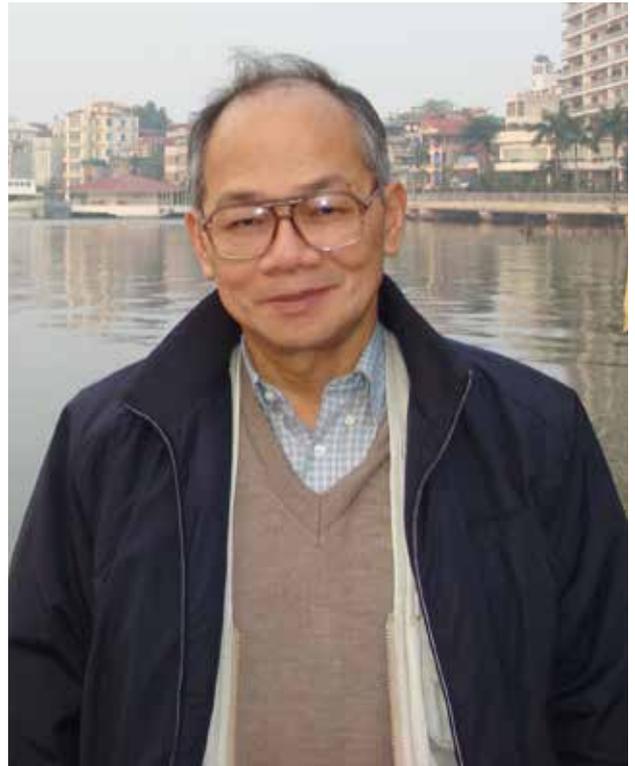
多田診所 林國隆 先生

出國·從小不敢想·如今病了·再度淪為夢想。

小時候·感覺父親一系的兄弟姊妹·彼此都比較冷淡·母親的兄弟姊妹就出奇的熱絡。大舅、二舅、三舅、小舅輪流來家裡送食送物問寒暖。及長·那也是40多年前了。我出社會沒多久·在高雄賃居·堂舅·就是媽媽的小堂弟來看我。他是船員·滿口出國經·說自己遍歷南美、歐非各國:「公司要我到巴拿馬接船·我就飛了過去.....」說得我無言以對。

過了幾年·姨丈把我介紹到苗栗縣一所醫事職校任教職。我這阿姨是媽媽唯一的姊妹·她的女兒梅子跟我媽媽也比較親。但她丈夫·學校大權在握的顧問·對我媽來說算是外人·兩人一向沒有交集。他聲音宏大·一陣獅吼便鎮住教職員·濫權行事·更把學校搞得聲名狼藉。他要我叫他姊夫·但我始終叫不出口·一次他把學校一些比較親近的幹部和我叫到校長室。

「大家辛苦了·這次我要帶你們出國·大概一個人五萬·國隆!你就不用繳·你在我這兒的五萬·剛好用得上。」顧問說完·旅行社專員接著介紹行程:「雖然是美西之旅·但是第一站是檀香山·接著是舊金山·賭城拉斯維加斯·大峽谷·洛杉磯·聖地牙哥·外加墨西哥邊城蒂娃那·回來在東京待三天。」結果回來時剛好春節·劃不到東京到台北的機位·只好經漢城回台北。於是這趟空前的夢幻之旅·14天變15天·遊了四國·但是大顧問欠我的五萬還是沒移做我的旅費·旅行的五萬還是我自掏腰包。



但不論如何·能夠出國·歡喜之餘·還是有些憂慮·憂的是·我不信自己真能出國。73年1月下旬的一天晚上登上新加坡航班·我還是不相信自己已經飛離台灣。

飛機落地·大家在檀香山遊了半天·中午在日本みどり(綠色)餐廳用餐。吃了一半·我覺得肚子脹得有些難受·跑了一趟洗手間·出來回到和式大餐室。我的天!餐室擺設整齊·以為走錯間了·慌張間在餐廳前後來回走了幾趟·看不到同樣大的餐室·問了日本女服務生才知道所有團員已經離去。餐廳在半山腰·我匆匆下坡·想到不久前還在車上時·女導遊說



過中餐過後要帶大家到飯店的話·飯店？早先傳統歡迎儀式過後·大家在公車站牌前排隊候車·公車站牌貼了一張寫有 Malia Hotel 的色紙。

那時第一次出國·和往後出國·事先都會拿到行程表不一樣·那時我並沒有取得行程表的印象·整個過程·也都沒看過同校的伙伴持有行程表·所以無法事先得知第一晚住宿那兒·再說·整個團隊整好隊·等遊覽車遲來接人·也是唯一的一次。

我著了慌·到了平地·遊覽車還在·土著司機也還在·我詢以 Malia Hotel·經他指點·我忐忑地走過兩個街區·看到 Miramar Hotel(美麗華飯店)·不敢走下去·折回原地·開始上坡·這兒緩坡·梯道交錯·遊客如織·越走越慌·向黃面孔遊客詢以みどり餐廳·皆漠然以對·怎麼也找不到みどり餐廳·出國的夢想·驟然兌以空前的行程·就像一個人突然暴富獲得不義之財遭受天譴一樣·我夢想的不當實現迎來了恐怖惡夢·似乎也是理所當然。

好不容易找到了みどり餐廳·快要吐出來的心臟嚙了一點回去·日本女服務生幫我查飯店電話無果·我看電話簿·飯店前面都冠以 Waikiki·據以再查·果然有果·女服務生電話打了過去·我焦急地聽了許久·直覺電話言之有物才能持久·懸盪的心稍稍有了底·不久·服務生要我聽·我結結巴巴地用英語和飯店洋女講了一兩分鐘·女服務生又把電話接了回去·講了兩三分鐘·再把電話轉給我。

「林先生·我們找你找了很久·你待在原地不要走·我馬上過來。」

早先一兩分鐘·我就預知會有好結果·驚嚇和恐懼開始慢慢釋放·導遊的聲音並沒有讓我太驚訝·夢想得以繼續·我自覺幸運·向日女要了姓名·地址·表示要寄禮物給她。

原來導遊以為我用完中餐後就跟團隊一起離開餐廳·但中途掉隊·於是帶著旅行團在街區來回走動找我·我學校同伴以為我健忘·替我拿了背包連同護照就走·隨後·導遊帶著我徒步到飯店時·也經過美麗華飯店·這時我才知道·不久前自尋飯店時·只要再走一個街區就可以到達 Malia Hotel·這讓我有點不甘心。

留學台灣·台大畢業的導遊小姐一再誇我·我才知曉自己一早幸運地記下飯店的名字·離開餐廳迷失後又能及時找回餐廳·如若不然·到了暗夜還流落街頭·恐怕會被送往警察局·然後遣送回台。

妻·大陸人·小我 21 歲·來台後一時沒有身分證·我只得帶她進行陸遊·她取得身分證後·才帶她越洋遠遊·她看我精力充沛·遊興濃·有時有些反彈·甚至阻撓。

「去年才出國·今年不要出去.....看你老成這樣

子·以後你走不動了·眼巴巴看我四處遨遊吧。」

果然一語成讖。

民國 100 年·我開始到忠孝醫院看腎科·但不相信自己有一天會洗腎。

「每天要喝 2000cc 開水。」每隔三個月·耳朵響著這句從未兌現的話回醫院取藥·科主任陳達隆還是這句話·110 年底·維持了七八年 2 到 3 之間的肌酸酐指數突破 4·他就不再多說·隔年指數從 5 竄升到 8·他要求我申請住院·準備洗腎·12 月中旬住院做了動靜脈瘻管手術·出院後·照常到萬華一家雜誌社幫忙·但開始感到走路困難·從雜誌社到便利店·短短 50 米·就走走停停·雖然如此·上了單車或機車·又覺得一切如常·年假期間在家裡也一樣·知曉尿毒已然發作·本想到二月中旬預約的門診·再參酌陳主任的意見·但天有不測風雲·112 年 1 月 23 日·頭份的大姊來電告知媽媽過世·於是匆匆帶著小兒回頭份·和妻會合前去奔喪·搭計程車前·總要走一段路·我還是走兩步·要摸一下路旁的汽車·然後看著小兒回過頭不耐煩的神色。

離開頭份殯儀館回到台北·開始草擬祭文·傳給大姊·她不滿意·要求寫得通俗些·改了再傳·她的意見還是很多·第二天晚上·傳過去後·騎單車直奔忠孝醫院急診室。

「先生·你那裡不舒服？」

「快要死了。」

一句話·急診室加快作業·一番抽血·診治·腎科林宜生醫師來電要求我立即住院洗腎·由於瘻管手術後一個半月還不到·他認為洗腎是老太婆生子·很拚。

第二天一早就洗腎·接下來三天又洗了兩次·媽媽出殯前一天·林宜生醫師勉強讓我出院·一回到家·姊又來電要求再修改祭文·真是壓力山大·當晚一家大小趕到竹南夜宿民宿。

次日媽媽告別式·我已可以走一點路·但無法久站·撐過告別式·遺體羽化·回到台北照常到雜誌社幫忙·隔了八天才到忠孝醫院回診·林宜生醫師：「忠孝醫院透析室整修中·多田診所還記得嗎？我上次給你看過它的 DM·待會我寫一封介紹信·你拿給那邊的護理長。」

所謂介紹信·就是在驗血報告上寫幾個字·我拿著驗血報告很快地找到多田·時值黃昏·診所只有兩名護士·護理長張靜宜和資深護理師陳怡柔·護理師怡柔親切地教我臥床洗腎前要做的動作·護理長靜宜在旁一直笑·一室溫暖·以為當晚就可洗·結果是次日·於是 112 年 2 月 9 日開始我長達兩年半的洗腎生涯·每週洗三次·一躺超過四小時·我沒帶手錶·躺床時·常左顧右盼·左看牆上大鐘·稍稍解悶·右看小行政室的花枝狀吊燈·這個亮起來像是一叢光花的小吊



燈·給人一點觀光的意象·稍稍提醒我的想望。這一期間·在朋友的邀約下·妻越來越喜歡出遊·她不耐久飛·先擱下遠程的不去·東南北亞·大陸·有時一年去了兩三趟。

其實 105 年小遊韓國後·她便以我年老而身體欠佳·一再漠視我的出國提議·疫情期間·她更有理由推托·如今她看我被綁在病床·不能出國·便恣意暢遊·她以前長住山溝·我帶她出遊各國·見了世面·她不思反哺·反而落井下石·亟思割袍斷義·眼光短淺可見一斑。

「別看我出遊·你就不爽·你每天美女護士環繞·身在溫柔鄉也是一種福。」妻說得有點道理·但護理師有自己的空間·不可能跟病患窮無聊。

確實·隨著洗腎人口的遞增·加上多田廣結善緣·這兩年來病房不斷增床·護理師也從原來的兩三位·增加到七位·隨著醫療·服務的提昇·一位常因體痛唉嘆的女患不再呻吟·乃至多數病患笑語盈室·護士的愉快交融其間。

在多田診所建立起自己的文化的當頭·個人對護理師的溫馨服務是有些小小期待·但也不能因此失志·由於腎功能被判定不能恢復·除了須終身洗腎之外·每週隔一岔兩就要來診所躺床·由於制約嚴格·出國幾乎不可能·也就是說·出國又回到小時候·可夢而不可求了。

記得剛來多田洗腎後不久·我詢以出國遊一事·護理師怡柔:「現在有洗腎團。」

凡事都會有人想辦法·她的回答不讓我意外·我回家網查·知曉社會上確實有輔導腎患出國的團隊·但我沒詳看·對我來說·暫時還是用不上·我的步履太慢·上樓梯更是困難·尤其是副甲狀腺指數飆高後更難·除了有時會摔倒外·走向捷運站時·學生·幼童和更老的人·不時從後面追了過來。

我思量了一下·本來平均 2.3 天洗一次·把間隔拉長到一週·若能撐持一週·便有可能跟得上不用爬坡·登階·最短程的旅行團·於是上診所·儘量步行·雜誌社太遠了·赴社·也儘量步行·捷運兼用·開始走時·每天早上第一步非常痛苦·駝背會持續相當時間·中午洗完腎·先搭一段捷運·再走到雜誌社·通常這時情況會好點·稍能挺直腰幹行走·走了幾個月·休息時間減少了·直覺可以測試自己的能耐了·於是 113 年 11 月向診所當家的陳韋豪醫師提出我的計畫:「想連續六天不來洗腎.....我想看看我的能耐能否達到出國最短行程的標準。」韋豪醫師和靜宜護理長長期期以為不可·「洗腎病人出國並非不可能·要有專業規劃·一個人貿然行事極其危險。」

我個人很情緒化·極其怕冷·也不太聽勸·斷然實施計畫的六天·儘量少吃少喝·走到第六天·明顯出現疲態·證明在這樣的情況下·出遊最短的行程·還是不能掛保證·第七天回診所·看到醫護的擔心·

決定不再提第二階段更久的停洗計畫。

不久重感冒來襲·久久不癒·自然不再走路·接著要命的冬天來了·走路繼續停擺·次年·114 年 4 月·本想重啟腳步·向證券公司詢以關稅對股市的影響·未獲回應·以為只會震盪一下·結果川普關稅大棒下來·股票嚴重套牢·情緒大壞·妻勸我出掉股票·變回現金·但套牢太深·不堪血本流失·接著又擔心美國倒債·金融危機再現·一連兩三個月進退兩難·渾渾噩噩·寸步難行。

七月·感覺美國危機暫緩·重拾腳步·但步履唯艱·八月初返鄉·烈陽高照·宗親大會現場來回短短三公里多的路就走得想吐血·吐血的路走過後·這幾天情況還是很不理想·不管是現在或更早期的練走·每走一段路·總是非常或有點痛苦·了無過往出國隨團走一段的輕鬆和愉快·自覺·即使腳步跟上了·但痛苦不除·還是無情的不及格。

我今年 74 了·來日無多·走路健身不應再有冬休·決心走過冬天·雨春·這把年紀了·夢·做不來·必須走著把它喚回來·期待明年春夏間開出十年來的第一蕊花朵。